

怀念凌叔华教授

余秀斌

我们第一届南大毕业同学，到今年的5月即将是40个年头了。回首前尘往事，寻觅往日情怀，叫人无限感慨，不胜唏嘘！

当年中文系唯一女教授——凌叔华。其独生女陈小滢，年初从英国来信说：她去年杪又曾返大陆两周到她双亲墓地扫墓，并附上她双亲的墓碑和陈氏墓园的照片。

凌教授女儿曾在英国广播电台工作12年。之前在美国 Associated Press 工作。80年代初曾在北京中国日报英文版筹备期间工作一年。北京大学任教2年。返英后，在苏格兰中国友好协会当事务公共关系主任多年。据凌教授相告：小滢懂得5国语言。其英籍夫婿秦乃瑞博士(Dr. John D. Chinnery)是位汉学家，是该友好协会的创办人。曾任该会主席多年。他原在伦敦大学亚洲学院中文系任教。1965年被邀请到苏格兰的爱丁堡大学创办中文系；那是苏格兰所有大学中首次创办中文系。秦博士担任中文系主任一直到1989年退休。

萧乾是他的启蒙老师。他的中文名字还是萧乾给的，曾在北大留学。其主要研究主题是《中国戏曲》，尤其是中国北方的「评剧」。他也是鲁迅的研究者。

据南大第一届秘书长潘国渠（潘受）先生相告：凌叔华教授是由当年在台北省立师范大学任教的苏雪林教授推荐的。其时她是在伦敦居住，她与苏雪林、袁昌英同是‘五四’新文学运的名女作家。她们的文采和友情同被誉为“珞珈三杰”的名才女。凌教授是三杰中年纪最小的一位。

凌教授，英籍华人女作家、画家。原籍中国广东番禺。1900年3月25日生于北京。原名凌瑞棠，笔名叔华、素心、素华等，是位大家闺秀。父亲凌福彭是光绪年间的进士，与康有为同榜，授顺天府府尹。凌教授在15位兄弟姐妹中排行第10。在天津唸师范时，曾与邴颖超同窗。1922年考入燕京大学外文系时与冰心同学。20年代她就开始小说创作。1926年发表小说《酒后》成名。先后在《现代评论》、《新月》、《晨报》等副刊上发表过不少作品，后结集为《花之寺》、《女人》、《小孩》、《小哥儿俩》等。据说她在一些作品中如《绣枕》等小说，反映了旧家庭婉顺女性的苦闷。揭发了封建礼教对人的残害。如《杨妈》便表露了她对下层妇女的同情。在《小刘》中，她可把调皮的女孩写活了。30年代，曾在汉口编《武汉日报》的《现代文艺》副刊。1935年萧乾接手编《大公报、文艺》，他们曾经在自己编的副刊上发表对方的作品，并常互相转稿。1947年与丈夫陈源旅居法、英等国。1953年在伦敦出版英文短篇小说集《古歌》（又名《古韵》）。

陈源，字通伯，笔名西滢，江苏无锡人。他于13岁即由其表叔吴稚晖带到英国去读书。在英十多年获伦大学博

士学位后，北大蔡元培先生请他回北大教授英国文学。1926年凌教授毕业于燕京大学外文系后，由于《现代评论》、《新月》、《晨报》副刊上发表了大量作品而结识了《现代评论》副刊主编——北大青年教授陈源，不久与他结为夫妇。抗战时，陈源出任武汉大学教授及文学院院长。1943年，陈源教授被政府任命到英国担任中英文化协会主任。

战后1946年陈源被委为中国驻联合国文教科组织（设在巴黎）首位常驻代表。1970年3月29日辞世。

1956年夏，凌叔华教授应聘为南洋大学教授，负责教“中国新文学”和“语法”及导读等课程。1960年春辞去南大教职回英伦居住。

凌教授在南大教学期间，除我们中文系毕业的甲、乙两班（共92名）和一至三年级的228名同学喜获名师外，其他各系慕名来选修的同学也为数不少。1957年她以顾问的身份，曾鼓励及推动建立了“南大创作社”。当时第一批委员有中文系的叶昆灿、尹镜培、黄建邦、章邦枢、谢添顺和历史系的梅炎添等同学。第二、第三届接班人有雷贤秀、黄孟文、李大倍、李月妹、林范平、陈铨盛、林木海、杰伦、静人、陈如信等等。目前在他们之中，不少成了文艺接班人，至今仍是新马文坛文化界的活跃份子。随后，她促成了该社以丛书的形式，先后出版了《夏天的街》、《现阶段马华文学运动》、《论马华文学的独特性》、《十五年来的马华诗歌》。同年凌教授曾在中华总商会开了个人画展，原准备将卖画所得拨助“创作社”的成

立和设法购买一些较难买到的好书及出版刊物。据知后来，凌教授只给予精神上的鼓励和从旁支持。创作社的经费则由该社第一批六名委员各出资50元凑上300元作为开始。当时丛书中的第二本《现阶段的马华文学运动》反应良好，还印了第二版，真是难得。不错，在短短的几年间，她对推动新华文学所付出的力量，确实留下一段有意义的记录。

凌教授平易近人，慈祥的脸上常带着亲切的笑容。她生活朴素。在南大期间，她常邀我们到她山岗上的宿舍欢聚，除讨论有关功课上的问题外，也聊家常。端午节师生共品粽子、中秋节一同赏月。聚餐时，各显烹饪所能，我们有口福吃到她拿手的药材气锅炖鸡。她爱吃容瑶陆同学的甜酸黄瓜炒虾、阿参鱼和冬菇焖鸡。共同分享佳肴，叫我们离乡别井的同学，一时都把思乡之情抛诸脑后。有时饭后，她一时兴起，还为我们弹几曲古琴。夕阳西下，我们一同在湖边散步，听她谈文艺，说书画，为我们开启心灵，引导路向，多有意思。我向喜欢体育运动，后来对书画艺术和古筝的喜好，可说是受凌教授感染不少。

中文系师生也曾相偕到过哥打丁宜观瀑布，去马六甲古城游览。凌教授都习惯地选景写生。

1960年我们毕业，凌教授也随着离开南大，多年来都一直与我们保持联络。自此，她曾好几次回中国观光：如北京、武汉等。1974年访敦煌，过后还寄我《敦煌礼赞》，她撰写的文字。

1984年开始，她便在信中提到希望能到新加坡来住一

个时期，以便进行第二次写她的自传。在1988年夏，我在出席侄儿文正剑桥毕业典礼后，曾三度拜访她。她又重提写自传的心愿，还嘱咐我为她找个幽静而又方便的居所，并嘱我去拜访她的好友魏雅聆医生，方便时也为她准备一些夏天的衣裳。一切都准备就绪，始终不见她如愿成行。她原本还说写完自传后，还可为同好开个文艺座谈会，并说要带一套共6幅的汉拓艺术品送给南大李光前博物馆作为永久纪念。后因美国出版商Universe要出版她的《Ancient Melodies》（古歌集，又名古韵）再加上她身体衰弱而未能完成她的愿望。

1968年秋，我到伦敦拜访她，她是住在14a, Adamson Rd., 三层式的楼房里。那次，我有幸会见了她丈夫陈源教授。当时他正巧由巴黎返伦敦。也看到她可爱的外孙女秦小明。而她的独生女小滢正要上市场，匆匆路过问妈妈有何物须她顺便买的。凌教授喜欢戏剧，她常寄迹戏院。她喜欢写稿，畅论对戏剧的看法。1958年3月，南大戏剧会为南大筹款上演《钗头凤》时曾出版纪念辑。其内即有她的一篇《谈看剧及伦敦最近上演的名剧》。晚饭后，她夫妇俩请我看了伦敦上演的名剧，使我大开眼界。

凌教授也喜欢画画，她特别喜欢山，也爱水。如她的《瑞士董湖附近留志》（1949年作），《康特春山》和《爱山卢梦影》（画面是南大风景）等都以山为主题。1960年3月在南大期间出版的《爱山卢梦影》散文集，就是以此幅画为封面，也以该画题名为书名。

她酷爱中华文物。民国以后，她曾在故宫管理书画，

是慈禧太后宫廷画师缪夫人的学生。除1957年在新加坡开过个展外，1962年至1983年曾先后在法国、英国、美国等举办过个人画展和自己所藏的明清名画展。初期在伦敦的10多年曾在英电台、电视台，负责主讲一些有关中华文化之类的讲座。1967年曾应聘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任教。此后，曾先后应伦敦大学、牛津大学、爱丁堡大学之聘，开设中国文学与书画的专题讲座。介绍中国的艺术、文物和庭园，竭尽宣传中国文学与艺术之所能。

凌教授晚年喜欢独居，女儿小滢一家远居爱丁堡，大约一个月回家两三次。由凌教授夫妇养育大的孙女，长大了也去了美国。目前在华盛顿时运电脑公司担任高级顾问。

1988年夏拜访凌教授前，她在信上说，她是在无奈的情况下而迁出曾任了三、四十年的楼房，才搬到109, Wellesley Court, Maide Vall的公寓里。到了伦敦按址拜访她前，先拨电约好时间。到了门前按了好几次门铃，只闻轻微的相应声，久久不见开门。当门轻轻地打开时，我和陪我去的学生都奇怪怎么不见人？原来凌教授因癌细胞扩散到她的背部脊骨，致上身渐形弯曲。几乎成了90度的弓腰。我们顿时惊讶不已。走进客厅，看她行动非常困难，头也似乎很难抬起来，见了心中感到无限的难过。

在相聚的两三小时内，她告诉我们她受伤以来生活渐渐不能自主。伦敦的Social Services Co.,每周有6天派人到她家。同时，还有医院的护士每天都来为她检查身体，并带来她需要的食品与日用品及稍事打扫，闲来还陪她聊天。

闲谈间她再三问起南大近况和同学们的平安。分手前我们到附近的中国餐馆买了她喜爱的饭菜回来与她一同进餐。那是最后一次的见面。

1990年5月26日接小滢信说：1989年12月1日，她母亲病重，由其夫婿秦教授陪送到北京石景山医院治疗。获知后，慌乱中曾拨国际长途电话给小滢，未遂，恨甚！乃速联络容瑶陆、刘森发等同学。当他们知道我有意前往探病，都异口同声的要我代为问候。出发前的第二次长途电话拨去时，却黯然地知道凌教授已于5月22日傍晚在石景山医院阖然长逝。我机票已定，决定前往，同时依班上同学所嘱送上花圈，上题“哲人其萎”由南大中文系第一届毕业同学敬挽。

6月2日晚抵北京，翌日会见小滢和她儿子思源。他们正为凌教授身后事及筹备6月6日的遗体告别会而忙碌。

小滢儿子秦思源(Colin Chinnery)早期曾在爱丁堡大学攻读电脑系一年后到北京及伦大亚洲学院进修中文、中国古文和现代文学。他聪明过人，1997年毕业，考获第一等荣誉学位。目前在大英图书馆(British Library)中文部属下负责国际敦煌研究项目。他将在下个月去敦煌一个月。

思源在北京的西颐小学唸书时，还考上了什刹海业余体校武术班，李连杰是他的师兄。后来还参加了电影《少林小子》的演出。他讲得一口流利的北京话。据说他的法文也有相当的水准。他是凌教授所疼爱的外孙子。

小滢为儿子取名“思源”，据她说是包含着两个意义：其一是要记住她敬爱的父亲，思源的外祖父陈源。其

二是饮水思源。即要他不要忘记他有着中国的血统。

以思源的表现，想凌教授在天之灵也得以安慰了。

凌教授在1979年曾患左乳癌进院接受切除手术。1986年右乳癌又被发现。因年事高只服药和化疗。当时医生说只有几个月命。可是她凭着坚强的生命意志，竟活到90岁，在医院欢欣地渡过了最后一次生日。癌症再复发时，加上冠心病和支气管炎发作而离世。她病重北京，仍在担架上重游了她朝夕思念的北京和史家胡同旧居。40多年来她虽旅居海外，从不少的迹象包括文学和大陆游踪，她的心始终是系于祖国。最后病逝于她的故乡，还了“叶落归根”的夙愿。在故乡完成了她90年的生命历程，安然瞑目。

6月6日的遗体告别会是在石景山医院的顶楼举行。凌教授安祥地躺在特备的床上，身上穿着一袭小滢为她准备的黑色绣花绸袍和披风。那是凌教授生前所珍藏的料子。头上还戴了顶设计别致、黑帽。帽上别了枝金质饰针。邝颖超送来了她自己种的红玫瑰，其辘带覆盖在她的胸前。辘词寄托了人民的意愿：叔华女士千古。送鲜花到灵前的还有冰心、巴金、赵家璧、胡絮青、香港总督卫奕信爵士和夫人、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外交部、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文联、国家文物局、英国驻华大使唐·纳德爵士等等。我们南大中文系第一届毕业生的花圈是排在前面。到会的文人、学士以及代表们包括周而复、吴祖光、邝友梅、常书鸿、冰心的女儿吴青、老舍的儿子舒乙、中国文联代表露菲等近二百之众。

会场内展出凌教授生平的作品和她年轻时的照片，壁上贴满亲友们的悼文。在感人的乐声中，吊丧来宾和亲友，依序一一环绕瞻仰凌教授的遗容。

遗体告别仪式后，到八宝山火葬场。亲人一一吻别凌教授，目送她进炉门。之后小滢到骨灰瓮贩卖部为她父母选购两个瓮，准备把已运返回国死在异乡的父亲骨灰和母亲的骨灰一并合葬在陈源的故乡无锡。当时，在征得小滢之同意下，凌教授的骨灰瓮由我来购买。经这次的见面与接触后，无意中我们之间的友情在延续中更显得温馨友好。

接着小滢即把妈妈在北京的遗物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92年后，我曾去参观该馆两次，见凌教授的遗作几乎全部都在该馆凌叔华部份的书架上排列着。

据小滢说墓地是在江苏无锡市郊外姚湾处的陈氏墓园里。它是在一座小山上，傍山面临太湖。该墓地是在30年代小滢祖父陈育（教育家）所买。目前属该处炮兵团驻扎范围。如要去最好有认识的人带路，联络人为王金本，住在姚湾121号，电话0510-5599221。

凌教授离世快9年，她4年和我们相聚，种种的快乐美好时光都已远去了，但正如同凌教授的音容一样，在我们的心里是永远不会抹去的。今逢毕业40周年纪念，兹写此文聊表对这位良师益友的怀念与敬意。